

新 綠 叢 輯 之 一



穗 青 茅 盾 序

脫 韁 的 馬

自 強 出 版 社 出 版

馬的韁脫

——1943——

行印社版出強自

新綠叢輯旨趣

戰時交通不便，往往一個刊物早已停掉了，但遠地不會知道，還是源源
地寄些稿子來。並且也還有懇切地囑咐：如不能容，請另爲介紹的。一個寫
作者對於自己嘔心血的成果的寶愛，本爲人人所同，而脫稿後求能與世人相
見，嚶鳴求友之心，亦人人所共有。出版界的現象，老板們常歎佳稿難得，
（自然這所謂佳，含義甚廣，而能推銷當爲主要條件之一），而事實上有些
佳作又找不到機會出版。陌生名字的作品發表在期刊上，其機會是百分之四
十五，但要以單行本印行，其機會恐怕還不到百分之十。這倒也不能單怪
出版家沒有冒險精神，更不便怪讀者缺乏探險精神，實在是出版界中有些
「冒險家」往往藉剪刀漿糊之力，印一些東西，給讀者的印象是不大好的。

冒險來印幾本陌生名字的單行本，探險似的讀幾本陌生名字的作品，這兩種精神都是應當有的，說得堂皇些，那就是對於文學的發展有利益。但自然，不能叫人家印了一定賠本，讀了一定失望。書報評論權威之建立，既非一朝一夕的事，那麼，倘有審慎其事，不漏不濫，先找得願意冒險的出版家，或者也容易誘發讀者的探險精神而一新風氣罷？

這一點小意思得到了贊同者的時候，這一個小小叢刊算是有了眉目了。於是整理積稿，得若干篇。作者天南地北，既非相識，故無所謂好惡，倘有衡鑑失當，罪在我們的學力不夠，但珍惜寫作者的心血之心，自信是還誠懇的。讀後有感，同人中誰有時間寫就寫一點，附印卷端，以求印證；非敢自謂品評，聊且比于開路喝道，未能免俗，然而據說這一點也是不可避免的。

旨趣不過如此，效果尙待未來。所望海內賢達不吝教言！

茅盾
謹記

目次

關於「脫韁的馬」	茅盾（一）
脫韁的馬	穗青（七）
「脫韁的馬」讀後	姚雪垠（九五）
評「脫韁的馬」	以羣（一〇一）

關於「脫韁的馬」

茅盾

「哦，這一位作家面生得很哪！」

讀者也許會這樣想。

的確，面生。不記得還有些什麼別的作品在署名的地方是有「總青」這兩個字的；也許有，而我沒有機會讀到。這一個中篇寄來的時候，作者附有短短的一封信，說起他在這以前也還寫過一篇，可不會說發表了沒有。也沒說先前那一篇內容是些什麼。

但這一切，都不關重要。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如果他是位已有相當時期的寫作經驗的作者，那他的能够產生現在這個好果子，想必認真下過功夫，艱苦耕耘以後得到收穫，這是可慶的事，或不然，他是初試身手的呢，那麼，他在這一篇裏所表見的故事結構的謹嚴，人物心理描寫的細到，都足證明他不是一個沒有才氣的人，這又是可喜的事。然則在此艱難的時期將這一個中篇印出來該亦不是多餘的事罷？願國內的讀者不因其「面生」而忽略了牠。

馬的韁脫

這一個中篇告訴了我們的，只是一個平凡的故事。農民成二的小兒子慶根抽籤抽中了去當兵，兩年以後，慶根請假回家看望父母，他的父母不願意他再回隊伍去，當天晚上父子兩個就吵了一架，但是母親的眼淚終於把兒子的「固執」的心眼兒溶開，兒子答應不再歸隊去了，答應在家裏幫助衰老的父親和多病跛腳的哥哥做莊稼，兒子夢想着如何買牛修屋，把生活弄好起來，他相信憑他的兩條臂膊這是可以辦到的；然而三兩天以後，村長和地主白老爺指責慶根是逃兵，成二又想用賄賂來開脫兒子的罪名，兒子不願再化冤錢，決定回到隊伍去，清早起來，不別父母，就走了。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在我們的國土上，隨時隨地發生着這樣的故事，但是從這些平凡事兒平凡人們的內心，作者抉露出一些新的東西，而這，都以慶根的心理變化為中心。

故事從開始（慶根到家）至結束（慶根又離家），不過三四天的時間，但在這短短的三四天內，慶根的心理變化走了很大一個圈子。最初是慶根在隊伍裏兩年之中所覺醒的民族意識所獲得的國家觀念，和他父親的落後自私起了鬥爭；慶根要在假期滿後歸隊，他的父親却因「隊伍隔上幾百里」，已經管不着了，當然不必回去。父子兩吵了一架，當時並沒結果。這時苦惱着慶根的，是父母衰老，跛了腿的哥哥又多病，這一個家

裏的確少不了他，然而爲了家，爲了孝順父母，可就不能「打鬼子」了，至于軍隊的紀律問題，他不同去是不是就沒人來管了的問題，他那時一點也沒有想到。他這內心的矛盾的結，終于被母親的眼淚所溶化了，他懷着一個新的夢，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去犁地。這樣的平靜而快樂的心情在兩天以後可又沒有了。事情有了新的變化。村長所說的「逃兵」問題，在咸二看來，不過是個化錢買囑，多向村長和「老白」孝敬些的問題，但在慶根心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這一個心理變化的過程，作者借慶根躺在床上苦思不得解決而終于疲極入夢，從夢境中寫了出來。在夢中，慶根看見日本鬼子來攻村莊，殺人放火，而他則在自己的隊伍中，配合着農民自衛隊，打退了鬼子。他醒來的時候，就下了決心：「只有先打退鬼子，……把鬼子趕走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當他的比他小了兩歲的老婆十六歲的玉娃問他：「可是，你不管爹和媽了？」他歎氣答道：「咳，爲什麼又提這些事？」他眼睛裏潮濕了，但他還是堅決地走了。

慶根的心理變化的過程，造成了全書的結構。這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農民，因爲是當了兩年的兵，走過很多地方，自然比他老子見多識廣，但在思想意識上，歸根還是和他老子一樣，他的青年的慾望——夢想，無非是靠自己兩條臂膊掙得一份家業，修葺破

爛的住房，買得小毛驢，養鷄養豬，過年吃好的，和鎮上人家一樣，至少也不過希望他的年青的老婆也學城裏的姑娘子的模樣，剪髮，放足；然而這一個十八歲的青年農民到底是抗戰的隊伍里受過兩年的熏陶了，他不能完全和他老子一樣了，至少在一個困難的實際問題落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心中新覺醒的東西就會佔了上風。不問這一點新覺醒的東西是多麼微弱，多麼模糊，他說不出來，甚至有時不自意識到，但是這東西確是生了根了，使他再也不能和兩年前的自己一樣了。而這一點不同，在故事發展的第一階段就成爲他和父親的衝突的根因，到了第二階段又成爲他決定主意離家歸隊的動力。就全書看來，主人公的心理變化的過程和整個故事發展的過程是扣得緊緊的，這是作者的一個不小的成功。

慶根而外，成二，賈四爺，玉娃，（慶根的老婆），都寫得好。當慶根和村長與地主老白吵架以後，成二要打慶根，被賈四爺勸住，兩個老頭兒到門外去商量的那一段描寫，可說是傳神阿堵。這一段在本書第十四章：

兩個老人在門口溝崖邊的一株大樹下蹲下去，成二望着賈四爺木然的顏面，等待賈四爺的回答；但賈四爺却長久地凝望着他自己前邊那充塞黃昏陰影的不可探測

的深溝。

兩個人都用手摸索出自己底煙管，又吸起煙來。

「我看怎麼也不好辦。」

半晌後賈四爺夢囈似的說，收藏烟管，站了起來。成二也站了起來，出乎所料的睜大眼睛望着賈四爺，似乎在說，「想了半天，就這樣一句話嗎？」然而賈四爺并不曾注意這些，甚至不知道成二在身邊一樣，頭也不回地，一個人沿着牛糞堆走去，……

像這樣生動簡潔的筆墨，全書到處可見。然而全書中也有幾處見得拖沓的地方，例如第九章敘明玉娃來歷的那一段，攔在慶根想得高興獨自暗笑和玉娃問他笑什麼之間，前後的文氣便被隔斷，如果把這一段移在別處，也許更好。又全書的對話都用口語，生動有力，如聞其聲，而全書的敘述部分却用了所謂「半文半白」的文字，這也許作者是有意爲之。本來一篇小說裏對話和敘述的文字可以有相當的距離，而且不能不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的口語（老百姓口頭的話語）還缺乏嚴密複雜的文法，在描寫和敘述的時候，常常會感到不够用。因此，原則上我們贊成對話部分和描寫敘述部分所用的文字可以

不完全一樣。然而，兩者的距離也不能太大，太大了就不調和。在這一點上，我們以為這一部中篇小說正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材料。

（五月十九日於唐家沱）

脫韁的馬

穗青

一

慶根在部隊里生活得很愉悅。他不曾思考過什麼問題，好像他原是屬於部隊的，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他曾經跟部隊到前線打日本鬼子，現在他跟部隊又返回縣城休憩。然而他不能沒有煩惱。就當他計劃更快樂地接近這後方休憩的時日的時候，他在街上碰見了鄉友，得知自己雙親對他的想念。他開始想家了——該不該回家走一趟？現在距家又只百里路。

在這不會開差之前，他終於向小隊長請了幾天短假。拿了一套襯衣，又從街上買了幾件鄉村罕見的物品，一起給包進一個白布小包袱里，然後往肩上一掛，便起程返家。他走得很快，太陽還沒有偏西，便來到這山國的家鄉了。

說慶根底家鄉是在山國里，是一點不錯的。在這里就只有山。這些山總是連綿不斷

馬的輕脫

，在一瀉無雲的碧空下，萬頃波濤一樣向天際涵湧；近處的，爬虫似的愚蠢的擁擠着，起伏着，遠方的，就像一抹輕烟般消溶在天色之中。雖然你站在一座並不太高的山頭上，你却會感到你面前的這天地是多麼的蒼茫，彷彿除開這氤氳大氣之外，什麼也沒有存在；要有的話，那便是一種寂靜，一種可以聽見穹空裏輕微作響的天籟的寂靜。當然，這終歸是你的感覺而已；一切真實的東西仍舊存在的。如果你用銳利的眼光仔細去察看的時候，那麼，就在你脚下的那些深邃的溝壑里，或者是峻崖上，或者是半山腰間，你不但可以看見幾條發亮的流泉，一座擁着叢樹的村落，一片棋子似的羊羣，甚至還可以看見某一處斜坡上，一隻黃牛在拉着犁，後邊一個人正舉起鞭子，遠方山谷間，拉成一條細線的黑色驢羣，正沿着看不見的山路慢慢地移動着，一會兒昇到山頂，一會兒又降到谷底；你如果肯這樣長久的察看的時候，一定還可以發見更多的事物；只是他們躺在這叢山的懷抱里，是這麼微小、這麼孤單、這麼寂靜、這麼無思慮，因此難得爲人注意罷了。的確，這些泉流、村落等事物，原就無求於人們底注意，正如同這山野一樣，自甘被繁華的世界所遺棄，長年地是這樣安謐的睡着，永遠不會變更一樣；冬天，這整個山野是白雪的世界；春天，小草從棕色土層里探出頭來；夏天，滿山翠綠了；秋天，被

茫茫的濃霧封鎖；而接着，寒冬又來臨了。有時從遠方也會飄來一片浮雲，但總是停不到一會，便感嘆似地飄走了。依然只剩下那不可探測的穹空在俯視着這山野，彷彿彼此會心驕傲的說：只有我們是永恆無擾地生存着的！

慶根一邊走，一邊向四野里張望。雖然現在相距離開家的時候，已快兩年了，但他總覺得出乎意料外一樣這麼快地又看到了這些山野，這些村落、泉流……

「不錯，一切都是老樣子。」他無考慮地愉悅的在心里喊。當他從山腰小徑走下來，開始沿着山崖上一條平坦的大路向自己村里走去時，更堅定了這種感覺。看哪！那迎過來的那株孤獨的老槐樹，那倚斜的墓碑，以及將進村口的那處廢棄的礮石，不是都無恙的在微笑嗎？

慶根心里充滿過多的快樂，他不知道怎樣設想馬上就要臨近的，和自己年老的雙親、跛脚的哥哥、幼小的妻子，以及那同樣樸實無知的衆鄉友們的會晤。

一隻狗狺狺地吠起來，村里蓄水泥沼的對岸樹陰下正遊戲着的幾個小孩子，都抬起頭來。他們用驚詫的眼睛注視着來人。他們辨認清楚了；驚喜的奔跑開。

「快來看呀！慶根回來了！」

女人們從窰洞里走出來，把手遮在眼睛上。

「在那里呀？」

「噫！那是一個隊伍哩！」

「就是他，就是他！」一個年輕響亮的聲音叫着，「我也看出來了。」

「穿戴得和那收糧款的老爺一樣，是做了官吧！」

慶根很想放聲笑出來。雖然他並沒有做官，但的確已非往日的小孩子，是和她們同樣懂事的大人了；並且比她們懂得更多的事情——他曾經到過許多的地方。在這些從來沒見過世面的村婦面前，他開始覺得：是值得顯示一下自己底超特的身份。他努力昂起頭，想走得端正點，如同他的小隊長一樣；然而他沒有走好，手脚都不聽話，硬手硬腳的像首次在操場上練習走正步一樣。

「有財爺說得不錯，看他走路的神氣就不同。」

「走得真好呀！」一個老太婆也在大聲讚嘆，「端端穩穩地，一步是一步！」

「像是要過喜事的新姑爺哩！看笑的那股勁。」

「那里！人家是薛平貴大登殿，現在的慶根可不是從前的攬羊娃了。」

「什麼大車店小車店？」賈四爺板着一付要和人打架一樣的臉，荷着鋤頭從人們後邊走攔來也插着說，「現在的隊伍就是官，威風着哩！」說着擠到人們前面，迎着慶根扭動頸項，顯得有禮貌的說：

「唔，真是慶根娃回來了。在外邊好嗎？穿得比我年輕時還漂亮哩！」（他說這話的聲調是平淡的；沒有笑，似乎他從來就不會笑的。）

年輕的女人們擠在一起，笑彎了腰。

「好。」慶根紅着臉慌忙地回答，「賈四爺你好吧？」

「半條腿踏在墳里的人，還有什麼好不好；過一天算一天。唔，你回來得正好；不然把你爹想壞了。怎麼樣？仗打了兩年多了！」

賈四爺走到路中，和慶根並肩走去，隨後消失在一堵垣牆後面。

女人們開始散去，有的急忙拴上審門也趕向慶根家去。

二

慶根底母親——成二嬸，一個有着灰白頭髮善良的老太婆，兩手顫抖地捉住慶根的

一條胳膊，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枯澀的眼睛里滾出眼淚。

還在半月前，鎮上油坊的李老二來村，告訴她慶根打算回家探望的消息之後，她便因忭欣而不能安靜，每天午後便去村口眺望。她獨自坐在道旁的那處廢棄的礮石上，兩眼總是凝視前面道路的盡端——在那里矗立着那株有着繁茂枝葉的大槐樹；她設想兒子會驀然地從那樹蔭下走出來。

山叢里行人是稀少的，許久，樹下終於出現一個人影。

然而這是一個陌生的旅人。（她是多麼失望啊！）但她依然興奮的叫住他。

「你看見我的娃沒有？今年二十歲了，像他爹一樣，長長的個子，額角上有一條疤——那是小時候放羊掉到山溝里摔破的；他穿的新棉襖，啊啊……不是，現在穿……」

「我怎麼曉得呀？大嬸！」來人不耐煩地截住她的獨白，嘆息着，繼續他的行程。

傍晚，羊羣從四週山野里回來，牛羊嘶叫着，牧童們吆喝着，金黃的落日底輝光里揚起滾滾的塵土；他們還沒有來到她跟前，她却從礮石上站起來，光着嗓子喊：

「三虎子！瞧見你慶根哥沒有？」